

Anli Genu

安力·給怒

回到本源的內在，那是——「愛」

文／徐婉禎

訪談首次刊載時間／2008年2月於《藝術認證》第18期

安力·給怒的實踐力尚不僅止於狹義的藝術創作，繪畫或許只是一個起點，對於「尊嚴」的追尋、對於「生命」的展現、對於「愛」的發揚，迫切地促使他必然轉向宗教的領域。

畫家安力·給怒是1958年生於臺灣新竹縣大壩尖山尖石鄉的泰雅爾族人。1986年時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之後，安力留學美國繼續深造，並於1992年獲得美國紐約視覺藝術學院（Graduate Studios of School of Visual Arts）的藝術創作碩士，他可以說是當時眾位原住民藝術家中最具完整專業學院訓練的一位。他嚴格督促自己，平均每一、兩年就舉辦一次個展，從《幾何系列》（1991年，美國紐約法拉盛第一銀行畫廊）發展到《畫童·畫樹系列》（1992年，美國紐約視覺藝術學院曼哈頓畫廊）、《畫靈系列》（1993年，臺北彩田藝術空間）、《新意象系列》（1994年，花蓮文化中心），1996年在臺北市立美術館的個展則是以「愛·生命·尊嚴」為主題，並且1998年時於臺灣原住民文化園區再次以這個主題展出。



學成回國的安力·給怒雖然在藝術繪畫上時有耀眼的成績，但他卻於1994年毅然決然地進入玉山神學院神學研究所攻讀宗教神學，並於1997年獲得神學院道學碩士學位。現在的安力·給怒是身為新竹山光教會牧師職的藝術家，究竟是什麼樣的機緣，讓一個馳騁山林的原住民小孩，願意投身藝術創作？又是什麼樣的信念，讓他為了一圓夢想而遠離故鄉甚至越洋到美國？而其中究竟是什麼樣的思惟，讓一個終於達至夢想且已躋身藝術殿堂的藝術家放下執著多年的畫筆，願意為宗教傳道的工作奉獻？甚至再去攻讀另一個碩士學位？對於種種他人的疑惑和不解，安力只非常誠懇而淡然地說：「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愛』……」。

源

早在1984年，安力·給怒仍就讀於文化大學美術系期間，他就以立足於自身原住民的文化背景，創作出濃濃原住民味的作品。「竹」分佈臺灣滿山遍野隨手可得，是原住民生活常用的材料，他先是將竹片對切剖半，排列出橫幅另類的「竹畫布」，然後在其上進行彩繪；又或是將彩繪的竹片變成油畫畫框，在傳統的根基架構下觀視原住民文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因而成就出作品〈生生不息〉，似是藉由作品發出這樣的疑問：原住民的文化將會向上昇華而終至光明？還是受困於乾渴枯裂的貧瘠黃土中，動彈不得又寸步難行？

在《幾何系列》中，安力·給怒繼續作為原住民身份的反思，而這次則是從其傳統圖騰出發。對他而言，圖騰不只是線條、色彩、或由線條色彩所分佈組成的圖案的排列組合而已，圖騰作為種族之大生命體系的文化符號，有其嚴肅的意義與深沈的情感。它是民族血緣的延續，是民族特徵的放大，是民族共同記憶的書寫，是抽象的內涵精神緩慢沈澱下來聚交凝斂而成的符號，是經過時間長河的沖刷淘洗後稀



少珍貴的金沙。於是，當安力·給怒面對這些金沙、這些符號時，就像是在面對奔流於自己體內的血液，面對自己由之所來的血緣、自己逝去卻未消失的歷史，甚至敢發出作為現今原住民當下處境以及未來走向的反思。

在名為〈源〉的作品中，簡約為直線線條組成的圖騰符號層層堆砌；〈生與時〉的作品中，代表著「過去」、「現在」、「未來」的三張具象面孔肖像，表情驚恐、疑惑卻又有一雙堅毅不肯妥協的眼睛，而貫穿三者的是圖騰符號所牽引的脈搏波動；作品〈記言〉則是將猶如洞窟原始壁畫中抽象的簡化物象，以輪廓線條的勾勒畫在充滿圖騰符號的背景之上，這些物象似在訴說著已經消逝遠去卻確然真實發生的故事，看似遠在天邊，實則近在眼前，因為它們都寄存在原住民的圖騰符號中，它們都竄流在原住民的澎湃血液裡。

然而，我們斷然不能從安力·給怒的作品中找到和實際圖騰符號的一對一對應，那是因為安力·給怒認為，圖騰之作為原住民族大生命體系的象徵，最重要的在於其內在的精神，而一位藝術家的創作，最重要的也是在對其內在精神的把握，至於外在的形體描繪，就只是傳達精神的媒介而已。所以，《幾何系列》試圖要彰顯的是族人



寄託在圖騰符號上的內涵，而此絕非表面線條或顏色的複製、挪移所能做到的。

靈

想要成為一位藝術家，想要將原住民既有的文化之美藉由藝術作品傳達出去，是安力·給怒自小奮鬥不懈的目標。為了這個目標，他遠離山上的部落，為了這個目標，他遠赴重洋。尤其是1990年前後留學美國研修碩士學位期間，安力·給怒一方面要面對課業的沈重壓力、言語的溝通障礙，一方面還要想辦法四處打工賺錢維持家計。安力·給怒做過各式各樣的工作，雖然辛苦，但他也因為工作有機會體驗了各式各樣不同的人生。身體勞動的實際體驗，促使了心靈的澄澈，他思考了自己的處境、自己的種族、文化，乃至思考人類與自然萬物和諧共存的處境。

在一次盆栽的打工經驗中，安力·給怒開始「畫樹」，以樹作為大自然的代表，樹就像大自然，無言地與人共存於世界之中，提供給我們一切所需的養分，讓我們獲得滋養、得以繁衍生存，但我們卻是以什麼作為回饋？我們如何地對待樹？對待我們週身的自然？我們予取予求、貪得無厭，不知珍惜而大肆破壞。安力·給怒說，原住民的思想中認為，萬物皆有「靈」，有人會嗤之為鬼怪迷信，但他認為這正是原住民對萬物、對自然的崇敬之心，在因為不當人為所造成之天然災害頻傳的今天，當我們面對我們的環境、面對大自然時，恰恰就需要秉持著原住民對「靈」崇敬的心，且唯有此，才是人類得以繼續生存自保之道。



作品〈是愛〉(1996) 之戶外裝置 (安力·給怒提供)

樹有靈，萬物皆有靈，但是「靈」究竟是何模樣？安力·給怒畫中的「靈」，可以是老者、可以是小童，有時喜、有時悲，有時面無表情，有時五官分置清明，有時眉眼緊皺糾纏，有時甚至不具人形而飄飛化出奇形怪狀於渺茫之間。來自自然的靈，應當回歸自然。安力·給怒把帶有自主生命的樹像作品，懸掛在山林樹梢上，作品在戶外自然中找到了更貼切的位置，兩相呼應共同激盪出強烈衝撞人心的能量。

未央

安力·給怒從來就不是個坐談空話的人，他的思緒想法時時刻刻不斷湧現，他觀察、體驗、深刻反省，但拒絕只是玄思冥想，他總是想盡辦法要付諸實踐，他是不折不扣的行動派！他把他思惟的過程、他思惟的答案都表現在作品的畫面上。原住民經過長期被殖民而形成邊緣的弱勢族群，最需要的是一種被公平對待的尊嚴，而尊嚴的產生即來自對無價生命生而平等的落實，想要排除「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猜忌心態，則唯有訴諸「愛」的無私包容。萬惡的起因在於人類的自私，如果能將這個「自私」的萬物之源從內心拔除，這豈不就能達至互愛的喜樂世界？

安力·給怒在作品〈樂園〉，將臺灣原住民各族的代表性圖騰符號間隔穿插在畫面中，鮮豔熱鬧而充滿喜氣，其間一張張磚紅色的臉蛋圓滾滾，裂嘴露出開懷的笑。作品〈是愛〉，穿著各族傳統圖騰符號服飾的族人，陶瓷燒製成的一筆畫臉譜，有雙棉麻繩擺盪的雙手，他們手牽著手，寧靜而平和。是什麼可以讓如此多元甚至原本相互排斥的文化相連結起來？作品的名稱已經告知了答案，是愛。作品〈紋面族〉是將許多大大小小不等的好幾件正面肖像畫拼組起來的大尺寸作品，

高就有一百六十五公分，寬更長達一千零五十九公分。當這些為數眾多的肖像，被移至戶外，分開零散地懸掛枝頭，我們在其中猶如受到眾肖像的圍繞注視，我們不覺害怕卻頓時萌生悽愴的悲涼，那是一種「此曾在」而「爾今安在哉？」的感嘆吧！

安力·給怒的實踐力尚不僅止於狹義的藝術創作，繪畫或許只是一個起點，對於「尊嚴」的追尋、對於「生命」的展現、對於「愛」的發揚，迫切地促使他必然轉向宗教的領域。對安力·給怒來說，宗教就如同一件更加龐大、更加精細的藝術創作，他仍舊繼續著他未完成的反省與思惟，他也仍舊繼續著他未完成身體力行的實踐，但這次他不使用畫布，也不使用油彩，他直接付出全部的生命來作畫，在宗教的這張大畫中，徹底實踐他無私的愛，我們在此祝福他。